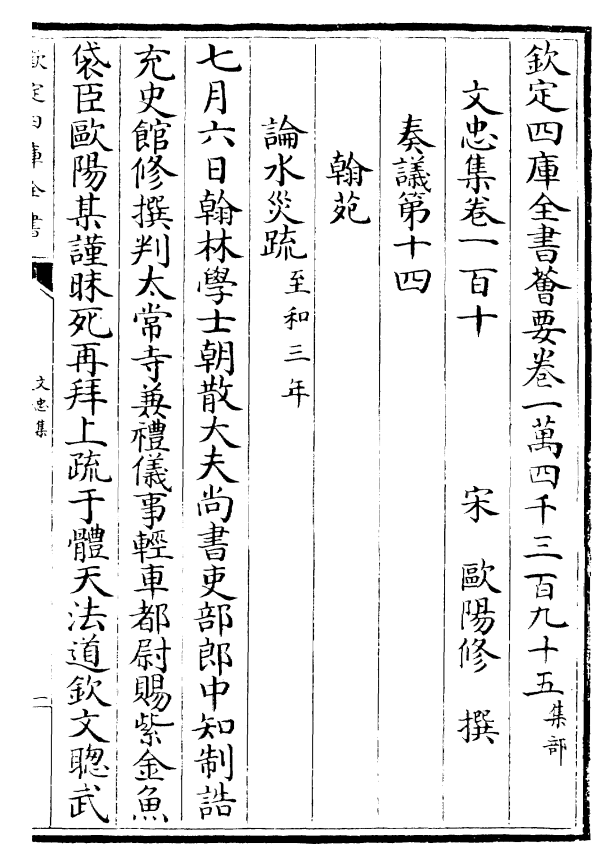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

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
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
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
臣犇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
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
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
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
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
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
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
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
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
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異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
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
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

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

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盖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

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

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藥於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

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

（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

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盖縁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

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茍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

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

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䕫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

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静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吕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静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

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没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

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

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

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

甚溥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㫖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渰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曾尋字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宫裏外覷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

神門及闕庭齋宫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横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覰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𤲅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𤲅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

罰豈輕陛下仁聖寛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屋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来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繹

監修
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悦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嵗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閒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

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歲半）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其人交結宦官狀 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

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

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臣一作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啟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

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

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内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令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顧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

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来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

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册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勑

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旣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

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甞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来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内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

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為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説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藴

蓄亦欲有所施為况聖恩優異褒貴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廵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名至京師

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

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葢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猒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来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

干進之疑庳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名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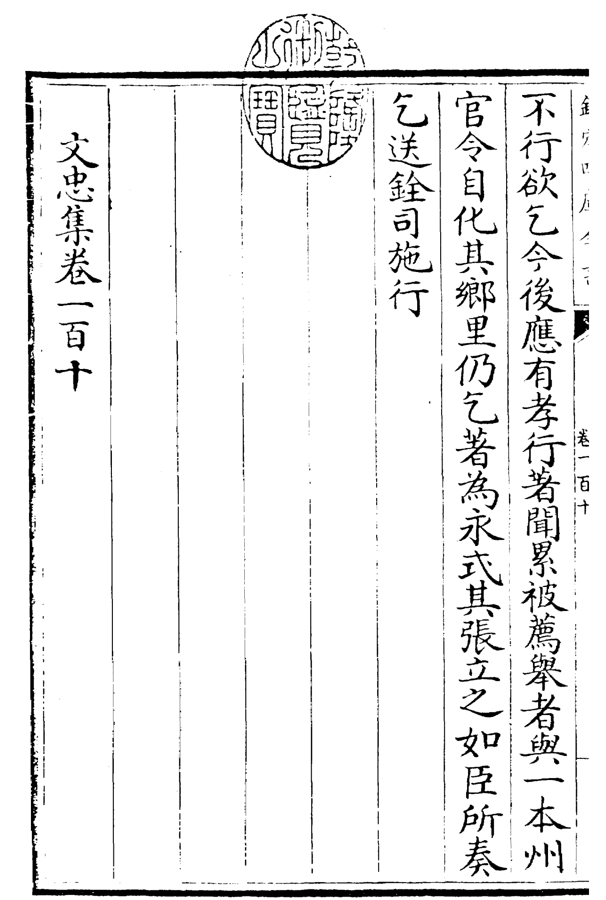
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茍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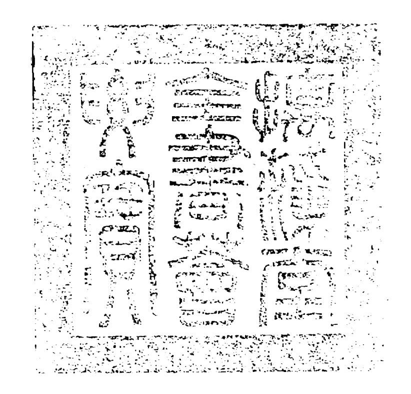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

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襃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閲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



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文忠集卷一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至三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四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来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歳事既大盛弊亦隨生竊聞近

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

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寛監門之責重巡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撿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廵察多差内臣及清幹京朝官廵捕每獲懐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

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内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

止踰濫冒哀匿服㫁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令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

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自尊重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

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荅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懇歎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懇歎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耻懷恥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

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契丹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别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北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北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使人告以如約直俟

令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與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

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

慰聖顔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恱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甞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

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
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
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
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
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
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
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
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

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虚羣臣屢言大議未决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勑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黄絹裝䙁正副二本收附

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
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
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
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别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
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
地自祖宗以來號為清職今館宇闃然塵埃滿席有同
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
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

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内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刋正裝褫其合行事件已有晝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即别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

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讜然衆譽髙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

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員一作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茍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

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槀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来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為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

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盖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

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宫院婕嬙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

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勑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

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

靈宮廣孝殿後修盖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别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虚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

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一作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傲求爾葢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葢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令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刱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户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叅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

焚向空撤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冤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横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䟽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髙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

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内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狥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二字一作皆以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閲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

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酺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

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婾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茍得不牽於茍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

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為士者常(一作當)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下同)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

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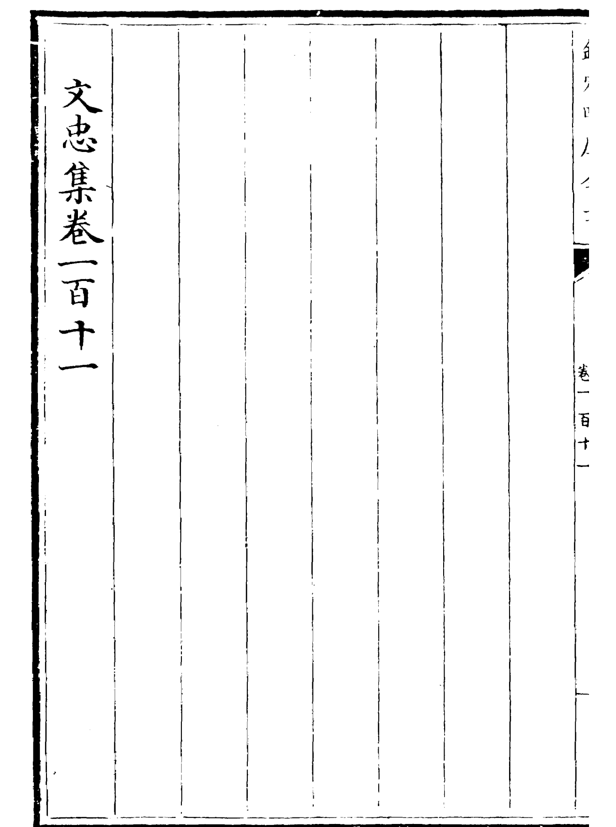
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惰）（一作偷）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强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

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乆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隂私或以為公相傾陥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頼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為巳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乆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五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徳於

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纎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

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無本一作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

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六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

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欵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䕃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

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敘理監當方智高攻刼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𢇍逃如一作奔閒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决及曾鬬敵朝廷以

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

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旣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旣不稱職罷黜之可

也以臣愚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

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給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給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給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

今來表內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抵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

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輙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

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輙敢如此不畏朝廷者盖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寛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

陳大概盖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决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

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

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二字

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

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

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

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

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

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

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

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絶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

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

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李燾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為艱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

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秪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刱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

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

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

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賔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吴中復等檢閲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

置自祖宗嵗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

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盖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此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

監之地尚兾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奬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茍有

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
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
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
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
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
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
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
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

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

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禄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

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撿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俟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兾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

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大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

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學狀 一有新字 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

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盖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盖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

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葢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

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葢古之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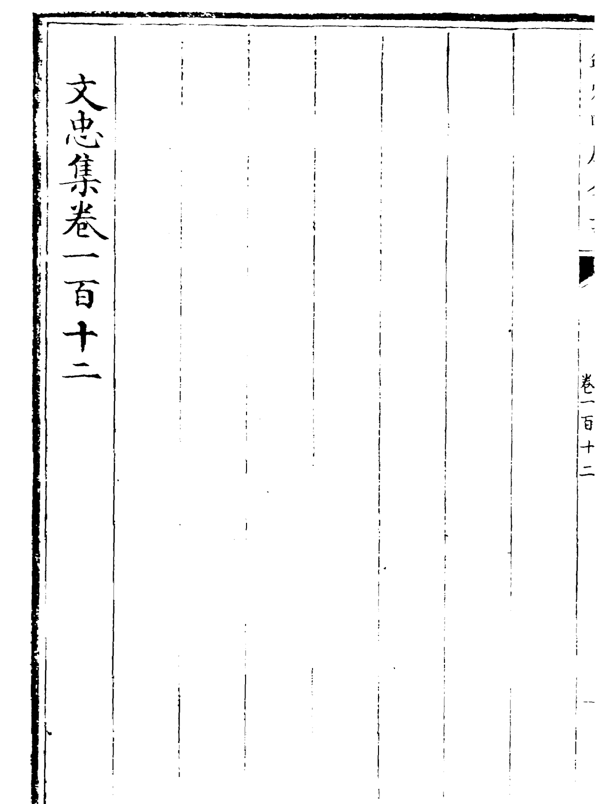
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

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而髙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

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

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脩其實事給以粢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一作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婾薄之

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八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

差官分往河北陜西均税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虛驚斫

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陜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

罷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决在

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

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

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盖

均税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

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額

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内均减重者攤與冒佃户却别（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夫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虚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醎帶鹵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

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歛怨

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茍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

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闕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縁本院元有脩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别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令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

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叚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嵗凡事闗大體必須衆議之恊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

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

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

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

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

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呂）誨（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

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

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

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

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

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

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

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

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

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嘗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

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望聖慈俾充

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阼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

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土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賛唱生疏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罍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

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盖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

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

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

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

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觧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兾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十二字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壊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

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懐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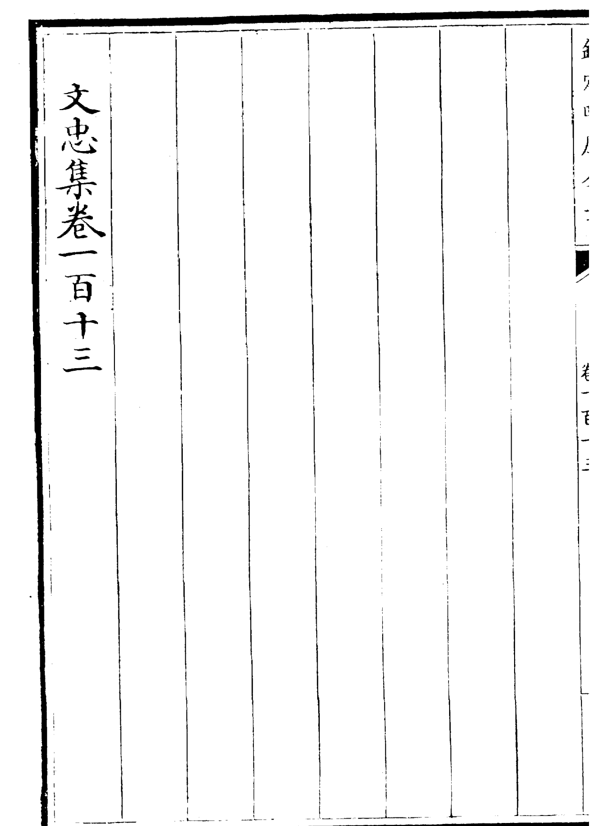
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顔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治平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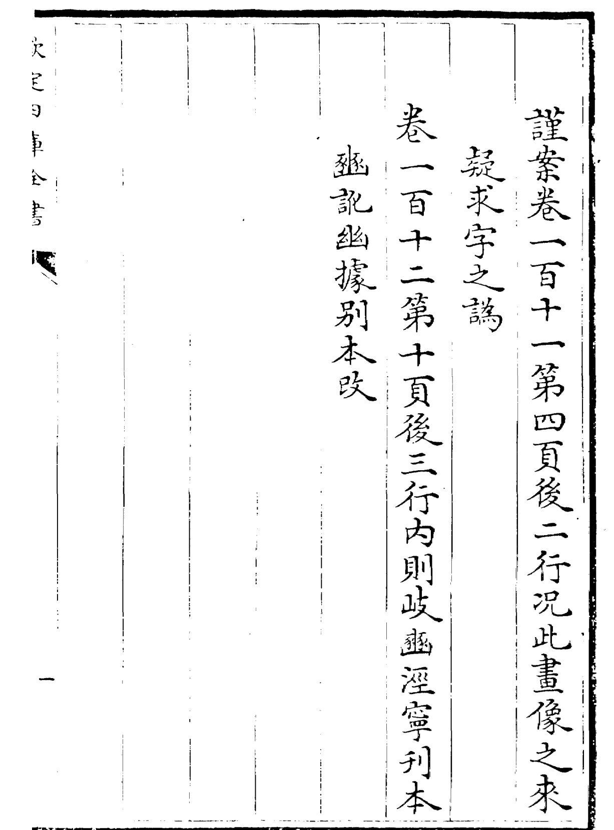
臣伏見諒祚倡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户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曽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一作人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録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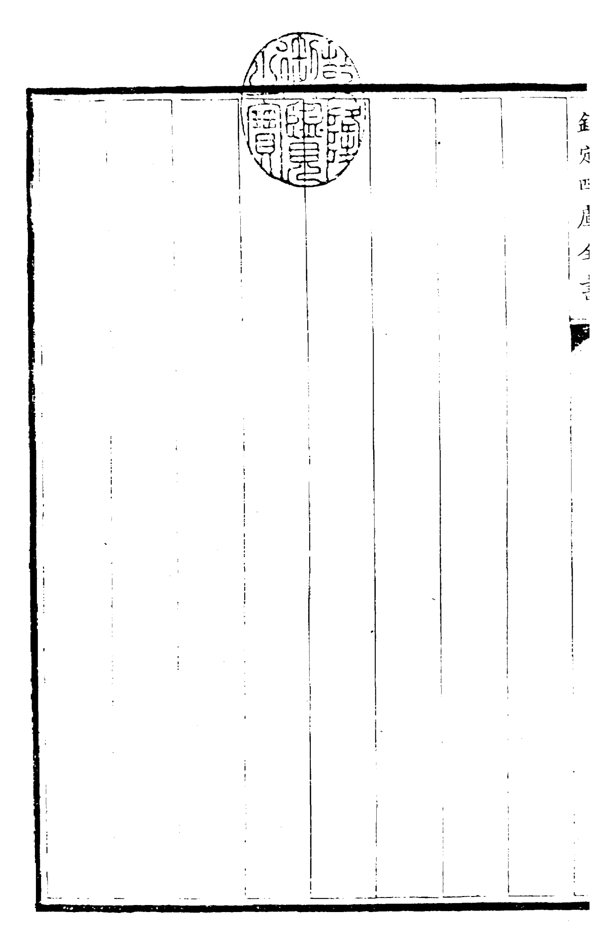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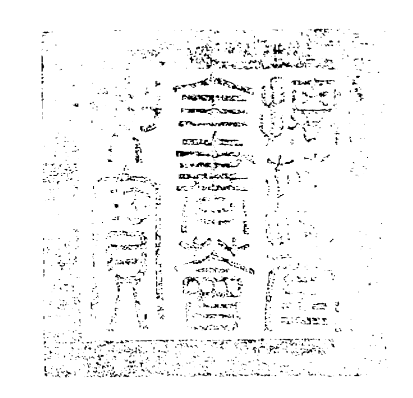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四頁後二行況此畫像之來疑求字之譌

卷一百十二第十頁後三行内則岐豳涇寧刊本豳訛幽據别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